

秋日私语

■ 贾炳梅



到了九月,天色一日日变得有意思起来,时而被雨水洗得清亮,时而又让太阳镀了层金。就这么一愣神的工夫,竟已到了白露凝霜的时节。蝉声早已悄然退场,秋虫们开始在草根处浅吟低唱。推窗时,风裹着一股熟悉的甜香扑面而来——嘿,楼下的桂花树又悄悄地开花了。我特意绕去瞧那棵圆头圆脑的桂花树,活像大地举着一个香喷喷的绿灯笼。眯眼细看,墨绿的叶丛里果然藏满了碎金子似的桂花,香得简直要醉人。想凑近些,却被一辆车挡住了去路,不禁莞尔:它倒会挑地方,独占了一树花香,真是个小机灵鬼。

带着满身桂花香拐进巷子,眼前的景象让人步步惊喜。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爬满人家栅栏的牵牛花,举着蓝色的、紫色的小喇叭,滴滴咕咕地吹着秋日的序曲。有几个特别淘气,竟越过栅栏,悬空朝着巷口摆摊卖菜的人张望,仿佛在好奇地打听今日的行情。

总在巷口摆摊的老爷子,今日显得格外精神。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坐在小马扎上,守着一地水灵灵的秋菜。红彤彤的辣椒、绿油油的白菜苗、胖墩墩的南瓜,在他跟前排得整整齐齐,活像等着检阅的士兵。老爷子也不吆喝,只管笑呵呵地看着过往行人,手边放着一台锃亮的电子秤,银色的托盘在秋阳下闪着光。

有意思的是,老爷子称菜时总爱眯起眼,盯着电子屏上跳动的红色数字,那专注的神情,像是在完成什么精密实验。待数字稳稳停住,他便满意地点点头,仿佛那跳动的不是斤两,而是秋天馈赠的密码。

买菜的间隙,抬眼就看见围墙上那棵石榴树。人说红杏出墙,这棵石

榴树比红杏还要大胆,除了根留在墙内,整个身子全探出了围墙,嶙峋的枝条桀骜地高擎着,一副“我要上天”的架势。此刻,它却被累累果实压弯了腰,一颗颗青红相间的石榴抵着嘴朝路人傻乐,活像一群偷吃糖果被逮个正着的小娃娃。

巷道转角处,蓦地撞见一树棠花黄,惊得人心尖儿一颤。主街道的棠树早被白蜡树替换,没想到这个僻静处还藏着个“老顽童”。那簇倚墙的凌霄花还在开着,虽然有些已凋谢成花蒂,却仍在风里摇着小旗子,没有丝毫退让的迹象。那树木槿倒是矜持,三两朵紫色藏在绿叶间,越发显得娟秀雅丽。怪不得古人要叫它“舜华”,这名字可比“木槿”风雅多了。

要说秋天最妙的是什么?就是这份不慌不忙的从容。卖菜的老爷子不急着招揽,牵牛花不急着凋谢,连挂在柿树上的丝瓜都慢悠悠地荡着秋千。它不像春天那样急着破土,不如夏天那般恣意疯长,也没有冬天的决绝凛冽。它只是从容地调

色,将漫山遍野的绿染成金黄绛红,给每个果实注入甜蜜,让每阵风都带上恰到好处的凉意。

我忽然明白了:秋天何曾偏心?它让棠树擎起明灯,许牵牛花爬满栅栏,容凌霄花倚墙绽放,允银杏果藏身叶间,也让落叶归根化泥,更让卖菜老人的电子秤上跳跃着丰收的喜悦。万物各得其所,都在秋天的舞台上,唱着属于自己的歌,与秋同乐。

归家时再经巷口,卖菜的老爷子正在收摊。牵牛花的小喇叭也合上了,准备明天再吹。楼下那棵桂花树下的车还停着,金色的小花已落满车顶,铺成了一床天然的香毡。原来秋天的馈赠,从来阻挡不住——它总会越过所有藩篱,温柔地覆盖每一个生命。

且裁一片云锦为笺,汲一袖秋风作墨,记下这葳蕤与凋零同在、收获与馈赠同行的季节。待到寒冬围炉时,再把今日的桂花香、石榴笑、秋菜鲜、棠花黄,一一取出,佐酒重温。

家有“莽子”

■ 刘应红

父亲走后,家中陡然静了下来。母亲常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目光凝滞,闷闷不乐,终日陷在悲伤里。为了让母亲走出阴霾,我从友人处抱回一只棕毛小狗。它长得圆滚滚的,走路时肚子几乎蹭着地,憨态可掬。我满心以为母亲会喜欢,谁知她只瞥了一眼,便皱起眉头:“我从来就不喜欢这些猫猫狗狗,看到都讨厌。”

这狗却不知趣,一直摇着尾巴,蹒跚着凑近母亲的脚边。母亲挪开脚,呵斥道:“走开些!”它听不懂,仍是跟前跟后。母亲讨厌它,便随口起了个名字——莽子,意即傻瓜。不过,我们觉得这名儿倒是亲切,于是都叫它“莽子”。

有一天,母亲将一瓶啤酒暂时搁置在地上,转身去取杯子。莽子摇晃而过,尾巴扫到瓶身,玻璃瓶倒地,顿时酒沫四溅。母亲闻声赶来,见状大怒,便去屋外折了一根细藤条要抽它。莽子晓得闯了大祸,伏在地上不敢动弹,只将耳朵贴向脑后。待母亲举起藤条,它却不逃走,只将毛茸茸的尾巴轻轻扫着母亲的裤脚,一双湿漉漉的黑眼睛望着母亲,好像在哀求母亲放它一马。

母亲手中的藤条举在半空,始终没有落下。她想了片刻,丢开藤条,叹了口气,便自去取拖把来清理狼藉。莽子见母亲没有打它,便又起身,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她后面。

母亲年岁大了,身上难免有些病痛。有一次,她早上起床觉得头痛,量了体温,有些发热。我便开车送母亲去十里之外的小镇上一个诊所治疗。车子刚发动,莽子不知从何处钻出来,追着车跑。母亲从车窗探出头喝道:“莽子,快回去!”它不但不听,反而跑得更快了。母亲又骂了两声,车子驶出好远了,我以为莽子回去了。不料我们前脚刚进诊所,母亲刚在椅子上坐定,便见莽子“呼哧呼哧”地闯进门来,舌头伸得老长。它四处张望,看到母亲,便疾奔过来,伏在她脚边喘息,一副小孩子的模样。母亲低头看看它,竟破天荒地没有斥责,只轻声嘟囔了一句:“莽子比人还黏人呢。”

真正使母亲对莽子的态度大为转变的,还是一桩小事。那一天,母亲从山上扛了一根枯树枝回家,预备拿去灶间当柴火。树枝虽不重,但她仍弓背扛着,步履蹒跚。莽子

本来在场坝上晒太阳,见状忽地跃起,跳上前扑在树枝上。母亲被突然一撞,只得放下树枝,正要发怒,却见莽子衔起那树枝的一头,努力地往屋里拖。它身子矮小,树枝又长,拖起来颇费力气,却一直不肯松口,一路歪歪斜斜地将树枝拖至柴火灶边,方才放下,然后摇着尾巴,回头看母亲。

母亲愣住了,站在那里半晌不动。良久,她走向柴火灶,却不是去拿树枝,而是舀了半碗饭,又特意拌了些肉汁,放在莽子面前。“吃吧。”她的声音还是硬的,但语气已软了许多,“你这个莽子,今天倒是做了件让我感动的事。”

自此以后,母亲虽然还叫它“莽子”,但不再时时训斥它,她吃饭时会扔肉给它,晒太阳时也允许它趴在自己的脚边。莽子似乎也明白母亲态度的转变,跟得越发紧了,成为陪伴母亲的忠实朋友。母亲的脸上,也渐渐地有了笑容,她对我说:“莽子好通人性。”

其实,人与动物的情谊,大抵如此。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那些微不足道的忠诚与陪伴,渐渐融化了一颗冰冷的心。

今夜,守着圆月不醉不归(外一首)

■ 白卫民

天蓝如澈,白云悠悠
稻田,踏着金色的波浪
续写,丰收新的篇章
玉米棒敞开胸膛
任由秋风抚摸呈现成熟的模样
举起红红火把的高粱
把大地的激情点亮

田野披上一层金色衣裳
汗珠在脊梁上映出耀眼的光芒
父亲挥舞镰刀收获一年的希望
弯腰拾起飘落的树叶

那是晚秋捎来的信笺
写满了季节难舍的忧伤
诉说着丰收的惆怅

仰望皎洁的圆月
父亲站在秋的十字路旁
搬来汗水酿成的美酒一缸
邀请乡亲们,来喝一碗
喜悦挂满村人的脸庞
今夜,守着一轮圆月
不醉不归,谁也别挡

金秋景美如画

雨,送来一丝丝缠绵
风,捧出一阵阵清凉
时光的转盘停在这里
汗水调好了色彩
任由影子在大地的宣纸上
绘出一幅幅斑斓的画卷

金纱帐传出“哗哗”声响
如同欢快的脚步声一样
谷子挺起腰杆
谷穗粒粒饱满,垂首等候收获

犹如点燃了火把的红高粱
把人们丰收喜悦的脸庞照亮

红辣椒像鞭炮一样挂在墙上
柿子如红灯笼一样悬在树梢
秋阳染红了枫叶的双唇
银杏铺就一条金色大道
脊梁闪烁着汗珠的亮光
镰刀挥舞父亲收获着希望
这是金秋画卷上最美的模样

秋照(外一首)

■ 曹多奇

风弹拨着玉米秆
暮色熔成青铜编钟
一匹红马驮着云垛的寂寥
走向雁阵开裂的河床

谷堆浸着霞光

暗涌着秸秆与未拆的家信
绛紫的焰墙
替远行人拭亮苍茫的额际

接住鎏金冠冕
在青色褶皱里孕育钟声

立秋

寄往酷暑的退信
被邮差钉在杉树上
于是,夏天被装订成册
墨迹未干的
是你檐角那串风铃

石榴暗自熟透
蝉声突然变得疏松
我数着每一片褪色的云
最轻的那朵,
静静停在你的掌心

石榴红了

■ 郭永韬

在时光的河畔,静静凝望
石榴红了,似火焰般热烈奔放
那鲜艳的色彩,是秋日的情书
是生命激情的华章,璀璨而辉煌

每一颗果实,都如红宝石般闪亮
蕴含着甜蜜的期待,在风中轻舞飘扬
它们相互依偎,似天边的霞光
在绿叶的环抱中,绽放迷人光芒

石榴红了,那是一幅梦幻的景象

美丽的画卷,让人心醉神往
它是大自然的恩赐,是季节的吟唱
在岁月的旅途中熠熠生辉,意味深长

那红润的色彩,晕染了心灵的窗
唤起了沉睡的梦想,如诗般悠扬
石榴红了,它装点了世界的模样
成为记忆中最绚烂的芬芳与念想

稻子熟了

■ 许卫国

稻子熟了!这是天大的喜讯,理所当然,第一声就要告诉妈妈。在妈妈身边,挨过饥饿的人、流过血泪的人、浸透汗水的人,听到这句话,一片朝霞就升起了,哪怕此时已是黄昏;一缕春风就扑面了,哪怕秋凉已如水冷。奋斗的人、前进的人、勤劳的人,听到这句话,豪迈取代了沉重,甜蜜取代艰辛,稻海荡漾的笑容,稻谷低头的礼仪,也正是向一生辛劳的妈妈致意!致敬!

满眼金黄没有枯萎的哀伤,汗

珠凝固的阳光是丰收永远的辉煌,成熟稻谷的沙沙私语,不是哀叹衰老,而是新的生命交响。
向妈妈报告,要省却耕耘之苦,省却呕心沥血,省却日晒雨淋、风霜冰冻,甚至血泪,为了让妈妈欣慰放心——只说稻子熟了——其实先前一切妈妈都知道。
妈妈的儿子,大地的儿子,每年只要不忘给妈妈报告:稻子熟了。这就是大爱,这就是大孝!
世上对妈妈最好的安慰,就是告诉妈妈——稻子熟了。